

卷第四百四十 畜獸七

貓 唐道襲 賣臘人 歸係

鼠 王周南 終祚 清河郡守 淳於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蕭悉達 逆旅道人

李測 天寶彊騎 畢杭 崔懷嶷 李甲 王縉 郝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盧嵩

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朱人 李昭嘏

鼠狼 張文蔚

貓

貓目睛，且暮圓，及午，豎斂如線，其鼻端常冷，唯夏至一日暖。其毛不容蚤蟲。黑者暗中逆循其毛，即若火星。俗言：「貓洗面過耳，則客至。」楚州謝陽出貓，有褐花者。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者。貓一名「蒙貴」，一名「烏員」。平陵城古譚國也，城中有一貓，常帶金鎖，有錢，飛若蛺蝶，土人往往見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唐道襲

王建稱尊於蜀，其嬖臣唐道襲為樞密使。夏日在家，會大雨，其所蓄貓，戲水於簷溜下。道襲視之，稍稍而長，俄而前足及簷。忽爾雷電大至，化為龍而去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賣臘人

建康有賣臘人某者，畜一貓，甚俊健，愛之甚。辛亥歲六月，貓死。某不忍棄，置貓坐側。數日，腐且臭。不得已，攜棄秦淮水。既入水，貓活。某自下救之，遂溺死。而貓登岸走，金烏鋪吏獲之。縛置鋪中，鎖其戶，出白官司，將以其貓為證。既還，則已斷其索，齧壁而去矣。竟不復見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歸係

進士歸係，暑月與一小孩子於廳中寢，忽有一貓大叫，恐驚孩子，使僕以枕擊之，貓偶中枕而斃。孩子應時作貓聲，數日而殞。（出《聞奇錄》）

鼠

舊說，鼠王其溺精，一滴成一鼠。一說，鼠母頭腳似鼠，尾蒼口銳，大如水中獺，性畏狗，溺一滴成一鼠。時有鼠災，多起於鼠母。鼠母所至處，動成萬萬鼠，其肉極美。凡鼠食死人目睛，則為鼠王。俗云：鼠齧上服有喜，凡齧衣，欲得有蓋，無蓋凶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西域有鼠大如狗，中者如兔，小者如常大鼠，頭悉已白，然帶以金枷。商賈有經過其國，不先祈祀者，則齧人衣裳也。得沙門咒願，更獲無他。釋道安昔至西方，親見如此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，毛長二尺餘，細如絲。恒居火中，洞赤。時時出外而毛色白，以水逐而沃之，即死。人紡績其毛，織以為布。用之若有垢澆，以火燒之則淨也。（出《神異記》）

北方層冰萬里，厚百丈，有溪鼠在冰下土中，其形如鼠，食草木，肉重千斤，可以作脯，食之已熟。其毛八尺，可以為褥，臥之卻寒。其皮可以蒙鼓，聲聞千里。其毛可以來鼠，此尾所在鼠聚。今江南鼠食草木為災，此類也。（出《神異錄》）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隴州，皆有深毛茸茸然。唯肉翼淺黑色。多雙伏紅蕉花間，彩捕者若獲一，則其一不去。南中婦人，買而帶之，以為媚藥。

（出《續表錄異》）拱鼠形如常鼠，行田野中，見人即拱手而立，人近欲捕之，跳躍而去，秦川中有之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鼯鼠首尾如鼠，色青黑，短足有指，形大，重千餘斤。出零陵郡界，不知所來。民有災及為惡者，鼠輒入其田中，振落毛衣，皆成小鼠，食其苗稼而去。或捕得鼯鼠者，治其皮，飾為帶，頗能澀芻。為其三毛出於一孔，與常皮有異，人多寶之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義鼠形如鼠，短尾。每行，遞相咬尾，三五為群，驚之則散。俗云：見之者當有吉兆。成都有之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唐鼠形如鼠，稍長，青黑色，腹邊有餘物如腸，時亦脫落。亦名「易腸鼠」。昔仙人唐昉拔宅昇天，雞犬皆去，唯鼠墜下，不死而腸出數寸。三年易之，俗呼為唐鼠。城固川中有之。（出《異苑》）白鼠，身毛皎白，耳足紅色，眼眶赤。赤者乃金玉之精。伺其所出掘之，當獲金玉。雲鼠五百歲即白。耳足不紅者，乃常鼠也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王周南

魏齊王芳時，中山有王周南者為襄邑長，忽有鼠從穴出語曰：「周南爾以某日死。」周南不應。至期，更冠幘皂衣而出曰：「周南爾以日中死。」亦不應。鼠復入穴，日適中，鼠又冠幘而出曰：「周南汝不應，我何道。」言絕，顛蹶而死，即失衣冠所在。就視之，與常鼠無異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終祚

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，鼠從坎出，言終祚後數日當死。祚呼奴，令買犬。鼠云：「亦不畏此，其犬入戶必死。」犬至果爾。祚常為商，閉戶謂鼠曰：「汝正欲使我富耳。今既遠行，勤守吾房，勿令有所零失。」時桓玄在南州，禁殺牛甚急。終祚載數船竊買牛皮，還東貨之，得二十萬。還時戶猶闔也，都無所失，其怪亦絕。自後稍富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清河郡守

清河郡太守至，前後輒死。新太守到，如廁，有人長三尺，冠幘皂服，云：「府君某日死。」太守不應，意甚不樂，乃使吏為作亡具。外頗怪其事。日中如廁，復見前所見人，言府君今日中當死。三言亦不應。乃言府君當道而不道，鼠為死。乃頓仆地，大如豚。郡內遂安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淳於智

淳於智字叔平，濟北人。性深沉，有恩義，少為書生，善《易》。高平劉柔夜臥，鼠齧其左手中指，意甚惡之，以問智。智為筮之曰：「鼠本欲殺君而不能，當相為，使之反死。」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為田字，可方一寸，使僕翻手以臥，有大鼠伏死於前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徐密

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納，有色，密樂之。鼠乃托為其形，而就密宿。密心疑之，以手摩其四體，便覺縮小，因化為鼠而走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蔡喜夫

宋前廢帝景平中，東陽大水，蔡喜夫避住南壟。夜有大鼠，形如豚子，浮水而來，徑伏喜夫奴床角。奴慙而不犯，每食，輒以餘飯與之。水勢既退，喜夫得返居。鼠以前腳捧青紙，裹二個珠，置奴前，啾啾似語。從此去來不絕，亦能隱形，又知人禍福。後同縣呂慶祖牽狗野獵，暫過，遂齧殺之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茅崇丘

齊世祖永明十年，丹陽郡民茅崇丘家，夜夜廚中有人語笑。復明燈火，有宴饌之聲，及開門視之，即無所見。及閉戶，即依然聞。如此數旬，忽有一道士詣崇丘問曰：「君夜夜有妖患乎？」崇丘曰：「然。」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，謂崇丘曰：「但釘於灶上及北壁，來日早視之。」言訖，遂失其道士。崇丘喜，乃以符如其言。明日，見廚中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，無毛而色如朱，盡死於北壁，乃竟絕。（出《窮怪錄》）

蕭悉達

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，腰帶為鼠齧。楊遵彥以俗事戲之曰：「當遷官。」未幾，除家令，尋失職。鼠後齧其靴，遵彥曰：「當復得官。」悉達曰：「某便為吏部尚書，何關人事。」（出《談藪》）

逆旅道士

唐萬歲元年，長安道中有群寇晝伏夜動，行客往往遭殺害。至明旦，略無蹤由。人甚畏懼，不敢晨發。及暮，至旅次。後有一道士宿於逆旅，聞此事，乃謂眾曰：「此必不是人，當是怪耳。」深夜後，遂自於道旁持一古鏡，潛伺之。俄有一隊少年至，兵甲完具，齊呵責道士曰：「道旁何人？何不顧生命也！」道士以鏡照之，其少年棄兵甲奔走。道士逐之，仍誦咒語。約五七里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。道士守之至曙。卻復逆旅，召眾以發掘。有大鼠百餘走出，乃盡殺之。其患乃絕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李測

李測開元中為某縣令，在廳事，有鳥高三尺，無毛羽，肉色通赤，來入其宅。測以為不祥，命卒擊之。卒以柴斧砍鳥，刃入木而鳥不傷，測甚惡之。又於油鑊煎之，以物覆上，數日開視，鳥隨油氣飛去。其後又來，測命以繩縛之，係於巨石，沉之於河。月餘復至，斷繩猶在頸上。測取大木，鑿空其中，實鳥於內，鐵冒兩頭，又沉諸河，自爾不至。天寶中，測移官，其宅亦凶。蒞事數日，宅中有小人長數寸，四五百頭，滿測官舍。測以物擊中一頭，僕然而殞，視之悉人也。後夕，小人等群聚哭泣，有車載棺，成服祭弔，有行葬於西階之下，及明才發。測便掘葬處，得一鼠，通赤無毛。於是乃命人力，尋孔發掘，得鼠數百，其怪遂絕，測家亦甚無恙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天寶犢騎

天寶初，邯鄲縣境恒有魔鬼，所至村落，十餘日方去，俗以為常。犢騎三人夜投村宿，媼云：「不惜留住，但恐魔鬼，客至必當相苦，宜自防之。雖不能傷人，然亦小至迷悶。」騎初不畏鬼，遂留止宿。二更後，其二人前榻寐熟，一人少頃而忽覺，見一物從外人，狀如鼠，黑而毛，床前著綠衫，持笏長五六寸，向睡熟者曲躬而去。其人遽魘，魘至二人。次至覺者，覺者徑往把腳，鬼不動，然而體冷如冰。三人易持之。至曙，村人悉共詰問，鬼初不言，騎怒云：「汝竟不言，我以油鑊煎汝。」遂令村人具油鑊，乃言：「已是千年老鼠，若魘三千人，當轉為狸。然所魘亦未嘗損人。若能見釋，當去此千里外。」騎乃釋之，其怪遂絕。御史大夫嘗為邯鄲尉崔懿，親見其事，懿再從弟恒說之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畢杭

天寶末，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，陷於祿山賊中，尋欲謀歸順而未發。數日，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，遊戲自若，家人擊殺。明日，群小人皆白服而哭，載死者以喪車兇器，一如土人送喪之備，仍於庭中作塚。葬畢，遂入南牆穴中，甚驚異之。發其塚，得一死鼠，乃作熱湯沃中。久而掘之，得死鼠數百枚。後十餘日，抗以事不克，一門遇害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崔懷疑

崔懷疑，其宅有鼠數百頭於庭中兩足行，口中作呱呱聲。家人無少長盡出觀，其屋轟然而塌壞。疑外孫王文自向餘說。近世有人養女，年十餘歲，一旦失之，經歲無蹤跡。其家房中屢聞地下有小兒啼聲，掘之，初得一孔，漸深大，縱廣丈餘。見女在坎中坐，手抱孩子，傍有禿鼠大如斗。女見家人，不識主領，父母乃知為鼠所魅，擊鼠殺之。女便悲泣云：「我夫也，何忽為人所殺？」家人又殺其孩子，女乃悲泣不已。未及療之，遂死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李甲

寶應中，有李氏子亡其名，家於洛陽。其世以不好殺，故家未嘗畜狸，所以有鼠之死也。迨其孫，亦能世祖父意。常一日，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，既坐，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，以前足相鼓，如甚喜狀。家僮驚異，告於李氏。李氏親友，乃空其堂而蹤觀。人去且盡，堂忽摧圮，其家無一傷者。堂既摧，群鼠亦去。悲乎！鼠固微物也，尚能識恩而知報，況人乎？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，而報恩者亦宜力其報。有不顧者，當視此以愧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王縉

唐相國王公縉，大歷中，與元載同執政事。常因入朝，天尚早，坐於燭下。其榻前有囊，公遂命侍童取之。侍童挈以進，覺其重不可舉。公啟視之，忽有一鼠長尺餘，質甚豐白，囊中躍出。公大懼，顧謂其子曰：「我以不才，繆居卿相。無德而貴，常懼有意外之咎。今異物接於手足，豈非禍之將萌耶？」後數日，果得罪，貶為縉雲守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郗士美

許昌郗尚書士美，元和末為鄂州觀察，仁以撫下，忠以奉上。政化之美，載於冊書。一日晨興出視事。束帶已畢，左手引靴，未及陷足，忽有一巨鼠過庭，北面拱手而舞。八座大怒，驚叱之，略無懼意。因擲靴以擊，鼠即奔逸。有毒虺墜入靴中，珠目錦身，尺長筴細，螫破勃勃，起於舌端。向無鼠妖，則以致臃指潰足之患。參寥子曰：「是知鼻鳴鼠舞，不啻為災。大人君子，遇之則吉。」（出《闕史》）

李知微

李知微，曠達士也，嘉遁自高，博通書史。至於古今成敗，無不通曉。常以家貧夜遊，過文成宮下。初月微明，見數十小人，皆長數寸，衣服車乘，導從呵喝，如有位者，聚立於古槐之下。知微側立屏氣，伺其所為。東復有垆垣數雉，旁通一穴，中有紫衣一人，冠帶甚嚴，擁侍十餘輩悉稍長。諸小人方理事之狀。須臾，小人皆趨入穴中，有一人，白長者曰：「某當為西閣舍人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殿前錄事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司文府史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南宮書佐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馳道都尉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司城主簿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遊仙使者。」一人曰：「某當為東垣執戟。」如是各有所責，而不能盡記。喜者、憤者，若有所恃者，似有果求者，唱呼激切，皆請所欲。長者立盼視，不復有詞，有似唯領而已。食頃，諸小人各率部伍，呼呵引從，入於古槐之下。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，杖策自東而來，謂紫衣曰：「大為諸子所擾也。」紫衣笑而不言。老父亦笑曰：「其可言耶？」言訖，相引入穴而去。明日，知微掘古槐而求，唯有群鼠百數，奔走四散。紫衣與老父，不知何物也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建康人

建康人方食魚，棄魚頭於地，俄而壁下穴中，有人乘馬，鎧甲分明，大不盈尺，手執長槊，徑刺魚頭，馳入穴去，如是數四。即掘地求之，見數大鼠，魚頭在旁，唯有箸一隻，了不見甲馬之狀。無何，其人卒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盧嵩

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，灶下有鼠如人哭聲，因祀灶，灶下有五大鼠，各如方色，盡食所祀之物，復入灶中。其年，嵩補興化尉，竟無他怪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柴再用龍武統軍柴再用常在廳事，憑几獨坐，忽有一鼠走至庭下，向再用拱手而立，如欲拜揖之狀。再用怒，呼左右，左右皆不至。即起逐之，鼠乃去。而廳屋樑折，所坐床幾，盡壓糜碎。再用後為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蘇長史蘇長史將卜居京口，此宅素凶，妻子諫止之。蘇曰：「爾惡此宅，吾必獨住。」始宿之夕，有三十餘人，皆長尺餘，衣道士冠褐，來詣蘇曰：「此吾等所居，君必速去，不然及禍。」蘇怒，持杖逐之，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，即掘之，獲白鼠三十餘頭。宅不復凶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盧樞侍御史盧樞，言其親為建州刺史，暑夜獨出寢室，望月於庭。始出戶，聞堂西階下，若有人語笑聲。躡足窺之，見七八白衣人，長不盈尺，男女雜坐飲酒。幾席食器，皆具而微，獻酬久之。其席一人曰：「今夕甚樂，然白老將至，奈何？」因歎吒。須臾，坐中皆哭，入陰溝中，遂不見。後罷郡，新政家有貓名「白老」。既至，白老穴堂西階地中，獲白鼠七八，皆殺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朱仁朱仁者，世居嵩山下，耕耘為業。後仁忽失一幼子，年方五歲。求尋十餘年，終不知存亡。後一日，有僧經游，造其門，攜一弟子，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。仁遂延僧於內，設供養。良久問僧曰：「師此弟子，觀其儀貌，稍是餘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。」僧驚起問仁曰：「僧住嵩山薛蘿內三十年矣。十年前，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。我問其故，此弟子方孩幼，迷其蹤由，不甚明。僧因養育之，及與落髮。今聰悟無敵，僧常疑是一聖人也。君子乎？試自熟驗察之。」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。其母言：「我子背上有一記。」逡巡驗得，實是親子。父母家屬，一齊號哭，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。父母安存養育，倍於常子。此子每至夜，即失所在；曉卻至家，如此二三年，父母以為作盜，伺而窺之，見子每至夜，化為一大鼠走出，及曉卻來。父母問之，此子不語。多時對曰：「我非君子也，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。既見我形，我不復至矣。」其父母疑惑問，其夜化鼠走去。（出《瀟湘記》）

李昭嘏

李昭嘏舉進士不第，登科年，已有主司，並無薦托之地。主司晝寢，忽寤。見一卷軸在枕前，看其題，乃昭嘏之卷。令送於架上，復寢暗視。有一大鼠取其卷，銜其軸，復送枕前。如此再三。昭嘏來春及第。主司問其故，乃三世不養貓，皆雲鼠報。（出《聞奇錄》）

鼠狼

張文蔚

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柏坡，莊內有鼠狼穴，養四子，為蛇所吞。鼠狼雌雄情切，乃於穴外坩土，恰容蛇頭。伺蛇出穴，裹入所坩處。出頭，度其回轉不及，當腰齧斷，而劈蛇腹，銜出四子，尚有氣。置之穴外，銜豆葉，嚼而傅之，皆活。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？最靈者人，胡不思之？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